

●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CITY PLANNING & DESIGN THEORY

延伸的城市

——西方文明中的城市形态学

The Continuing City

Urban Morpholog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美] 詹姆斯·E·万斯 著

凌霓 潘荣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2-329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延伸的城市：西方文明中的城市形态学/ (美) 万斯著；
凌霓，潘荣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ISBN 978 - 7 - 112 - 09464 - 6

I. 延... II. ①万... ②凌... ③潘... III. 城市
规划 - 设计 - 研究 - 西方国家 IV. TU9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0099 号

The Continuing City: Urban Morpholog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by James E. Vance, Jr. © 1990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2007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Maryland, c/o Vantage Copyright Agency of China.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由美国 Johns Hopkins 大学出版社授权翻译出版

责任编辑：程素荣

责任设计：郑秋菊

责任设计：王雪竹 安 东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延伸的城市

——西方文明中的城市形态学

[美] 詹姆斯·E·万斯 著

凌霓 潘荣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31¼ 字数：660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一版 200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79.00 元

ISBN 978 - 7 - 112 - 09464 - 6

(1612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引 言

从最初的版本 [《人类的一幕：西方文明地理中城市的角色和结构》(This Scene of Man: The Role and Structure of the City in the Geograph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纽约: 哈泼斯学院 Harper & Row 出版社, 1977 年] 到这本精心修改后的版本发行的 13 年间, 此书已经有过多个简单修订本。我经常有意把城市和另一个西方文明的中心问题, 即持续进化的技术和迁移的地理永久地联系在一起。虽然我充分意识到有这样(对西方文明中心问题方面)的划分对理解两方面的地理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 15 年前我的分析能力似乎不足以将两方面结合起来进行进化与遗传, 即发展与传承的综合研究。正因如此, 我第一次想到了以城市作为对象进行这两方面之间关系的研究。有了这个前提, 我随后又出版了一本关于人类社会活动中技术进步和地理模式具体细节部分的书 [《捕捉地平线: 迁移的地理史》(Capturing the Horizo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ransportation), 纽约: Harper & Row 出版社, 1986 年], 从交通方面着手研究, 寻求相同的目标。这第二本书, 使得更复杂的构思有了支撑的框架。此修订本的最后两章试图在迁移与定居之间进行一个交互性的简单陈述, 说明只有当该关于城市的著作首次出版后, 交通发展的过程才有被刻画和描述的可能性。

这证明, 此次将我和那些有才智的兄弟们一起邀请来完成这本书是可能的。该修订本在编写之初, Littlefield, Adams 和 Company 的 Paul Lee 一直鼓励我。但是 1987 年 10 月股市崩盘, 使一个继任公司在编书这项任务上不可能再承担什么义务。在宽松的环境下, 本书的手稿被带给了 Johns Hopkins 大学出版社的 George Thompson。正巧在 1987 年秋季的同一时间, 可敬的 Harper 和 Row 老出版社被卖给了一家外国出版公司, 这导致了《捕捉地平线》在书评出版前 6 个月就被停产, 此书几乎胎死腹中。幸好 Logan Campbell 这位曾是哈泼斯出版社中此书的朋友, 迅速并积极寻找印刷厂来印刷, 这才使 Johns Hopkins 大学出版社重新发行《捕捉地平线》成为可能, 同年, 《人类的一幕》(This Scene of Man) 也出版了。这两本概念上相关的书中的一些内容能被推荐为配套阅读是我最真切的希望。

任何产品，就像此书一样，如果前后经历了40年的时间，那么显然它就从编书的其他人，特别是学生和同仁们受惠很多。从这方面讲，我真是太幸运了，能够与高智商又好问的的博士生学生一起合作。所有一切都应该感谢他们，其中一些学生我应该专门表示感谢，为了他们所作出的那些还未得到特别关注的贡献。我欠以下这几位好多人情，我得向他们郑重致谢：太平洋大学的 Roger Barnett、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 Charles S. Sargent 和 Elizabeth Kates Burns、芝加哥图书馆大学的 Christopher Winters、火努鲁鲁市前规划主任 Willard Tim Chow、西安大略大学的 William Code、Evergreen 州立大学的 William Brown、加拿大 Calgary 大学的 Lynn Rosenvall、Manitoba 大学的 Richard Foster、Vassar 学院的 Brian Godfrey；特别鸣谢 Clark 大学的 Martyn Bowden，与任何老师的理论期望一样，他（在编写本书时）如同一只积极的牛虻。同样，我的学生 Christopher McGee，Alastair Shedden 和 Piper Gaubatz 都激励了我，并不断让我确信教书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职业。

我的同事中，特别有几位长期耐心地帮我把我的想法通过他们的逻辑分析和他们的思想指导下存贮起来。我欠 J. B. Jackson 的太多，他那些明智的想法和建议已经无法详细例举。我想感谢 Peter Hall，他以前在 Reading 大学，现就职于伯克利大学，他与我进行了25年的关于本书中所讲的城市与迁移中的愉快而有效讨论；感谢 Bristol 大学的 Peter Haggett，当我们比现在要年轻许多时他就开始对我的观点提出必要的疑问，并且激励我继续研究；感谢布鲁塞尔 Vrije 大学的 Yola Verhasselt，使我了解到了比利时的城市；特别感谢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 Walter Hardwick，他帮助我进行了有趣的城市对比研究，至少让我成为加拿大最西端边境城镇的临时居民。

像这样一本不断更新的图书，一群编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西拉鸠斯市的 Donald Meinig 作为 Harper & Row 出版社的资深地理编辑成了此书诞生时接生婆、生存的教父和重生的救世主。他最初那些正确的批评很严厉，但非常适用。新哈泼斯大学出版社的 Raleigh Wilson 理当被列入编辑史的元老级导师和培训师，他们知道，作家们就像为奖项而战的战士，在作品里最好把文体与表达上的最终自由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成功。本书的编辑 George Thompson 与他的前任们一样值得被致以诚挚的感谢。他为本书的再次成功而作出的无私奉献充分表明了他完全符合人们给他的尊称。

一些作者和出版商们非常慷慨地让我引用他们的作品。我特别要感谢以下这些单位：Duke 大学出版社允许我引用 Zelia Nuttal 的完整译著《印度地区的西班牙法则》中关于城镇规划的那部分；哈佛大学出版社让我引用 Morris Hicky Morgan 的译著《维特鲁威》(Vitruvius) 中关于城镇规则的部分；哈克特·布雷斯·乔凡诺里奇公司给我授权引用 Henri Pirenne 的《欧洲中世纪的经济社会史》(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允许我使用 Henderson 和 Chaloner 翻译恩格斯的作品《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的描述段落。

在我引用例证材料这方面，我特别感激洛厄尔市的 John Rogers Flather、洛厄尔市历史协会、马萨诸塞州谢菲尔德的 Margaret Philbrick、沃尔森公共图书馆，以及后来的 H. J. Dyos 教授、法国维利纽维 - 瑟 - 罗特的雷·戴尔法特公司。最后，我想向一些在几乎 10 年的时间里给予了此书诸多帮助的研究型图书馆致谢：伦敦档案局、伯明翰参考图书馆、威尔斯利大学图书馆、Marion Henderson 小姐和克拉克大学图书馆、环境设计图书馆和伯克利的图书馆图片服务处。

在准备此书的原始手稿时，有一些人如果我不在这里不提及的话，他们的努力将不为人知。感谢后来伯克利的地理部 Agnes 小姐帮忙组织、编排、打印原始手稿。Linda Yemoto 和 Natalia Vonnegut 都参与了这些工作。特别鸣谢 Gail Larrick，她在编辑工作上的助理作用可谓典范，她非常耐心地对待我有时古板的作风。Ken Burke 在进行最初的编辑时，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使得该书既能悦人眼球，同时也避免了手稿的笨重。

为出版此修订本所做的准备绝非是应该所做的偶然事情。此书被不断编辑，加入了新的记录例证和新的章节，使它列入了新的图书类别。Mary Yates 证明了在那些原作中缺乏拷贝编辑的观念，而在编此书时，拷贝编辑被谨慎地运用到极致，做得敏锐明智。虽然 Natalia Vonnegut 现在已经是团队的领导，但我在伯克利准备此书手稿时，她像以前一样给予了巨大的帮助。Charles Hadenfeldt 很有理解力，他把结合了新材料后看起来混乱的修订本转换成电子版本，然后印刷出来。我感谢他的非凡技能，更感谢他个人参与此书编写的精神。Doty Valrey 也参与了打印手稿的工作。

因为最初的版本已经出版，我必须记住这位已经过世的原作者，对他致以特别感谢。这本书的修订编辑历程是在他作出贡献的基础上开始的，即使如此，编写《延伸的城市》并非他的目标。从特殊意义上说，Raymond Murphy 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他对墨守成规的弊端有着不寻常的觉察力，他智慧地鼓励个人运用最强大的学术武器，并且他个人对于地理很好奇。为此，我特别感谢他给予我的一切，并且要记住他。

总而言之，在此，我希望向各位表达我最诚恳的感谢。所有人为此书所作的贡献不仅只是作者放在纸面上的墨迹而已。

初版引言

在西方文明中，都市化成了一个中心内容，影响城市的力量几乎和形成中的文化本身那样具有多样性。试图调查所有关于西方城市的著作既愚蠢又不可能。明智的做法是，采用均衡理论来对待，即当事实堆积起来后，其中的一部分会消失在基础面以下，基础面以下的部分，理解的高度没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在编写此书时，我既不想仅仅调查西方的城市，也不想仅用他们的地理位置来说明问题。我的目标是从西方都市化的两方面来研究：西方社会中城市的作用和目的的进化演变，以及社会形成并转变这些城市物质面目的手段过程。这两方面都是以城市形成过程为内容来研究城市形态的元素，但是理性主义观察员试图去理解那些创造城市形成过程的力量。

虽然城市形态总是用城市类型来表现，但最好将它作为在某一时期内这种形态的基本转变过程来看待。当经济活动成为支配都市进程的力量之后，我们就应该从各种复杂的原始都市化过程开始讲述西方城市的故事，而不是从狭隘的目的出发，从最古老的宗教集权管理的城镇来分析。大约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之初，古希腊经历了由于居民增加而使得城市日益复杂的过程，首个“系统城市”出现意味着对城市的感知理解不再是孤立的个案研究，普遍地感知城市成为可能。从那以后，城市进入了符合某种不变的规律的初始转变期：在希腊，罗马市的发展获得成功；野蛮人企图占领罗马瓦解了罗马的基石，导致了罗马都市进化出现中断；大约在公元11世纪初，以经济为主导的城市发展再次兴起，这是中世纪城市的雏形；这些雏形有几种表现形式，对美国人而言，最有趣的是13~14世纪的巴斯泰德新型城镇；随后的经济革命、16世纪的商业化与19世纪的工业化，把中世纪的城镇转变成了现代化城市。所有这些转变经历了持续、特定的过程，但是他们的本质和影响却在不同时期演变着城市的角色。

像这样的一本书，一定需要广泛的文献支持。本书涉及到的文献支持太多了，以至于不可能把参考过的著作都放进目录。许多在脚注里被注明的引用过的作品都已经放进了索引里。这考虑到本书也许会引起学生们对引用过的作品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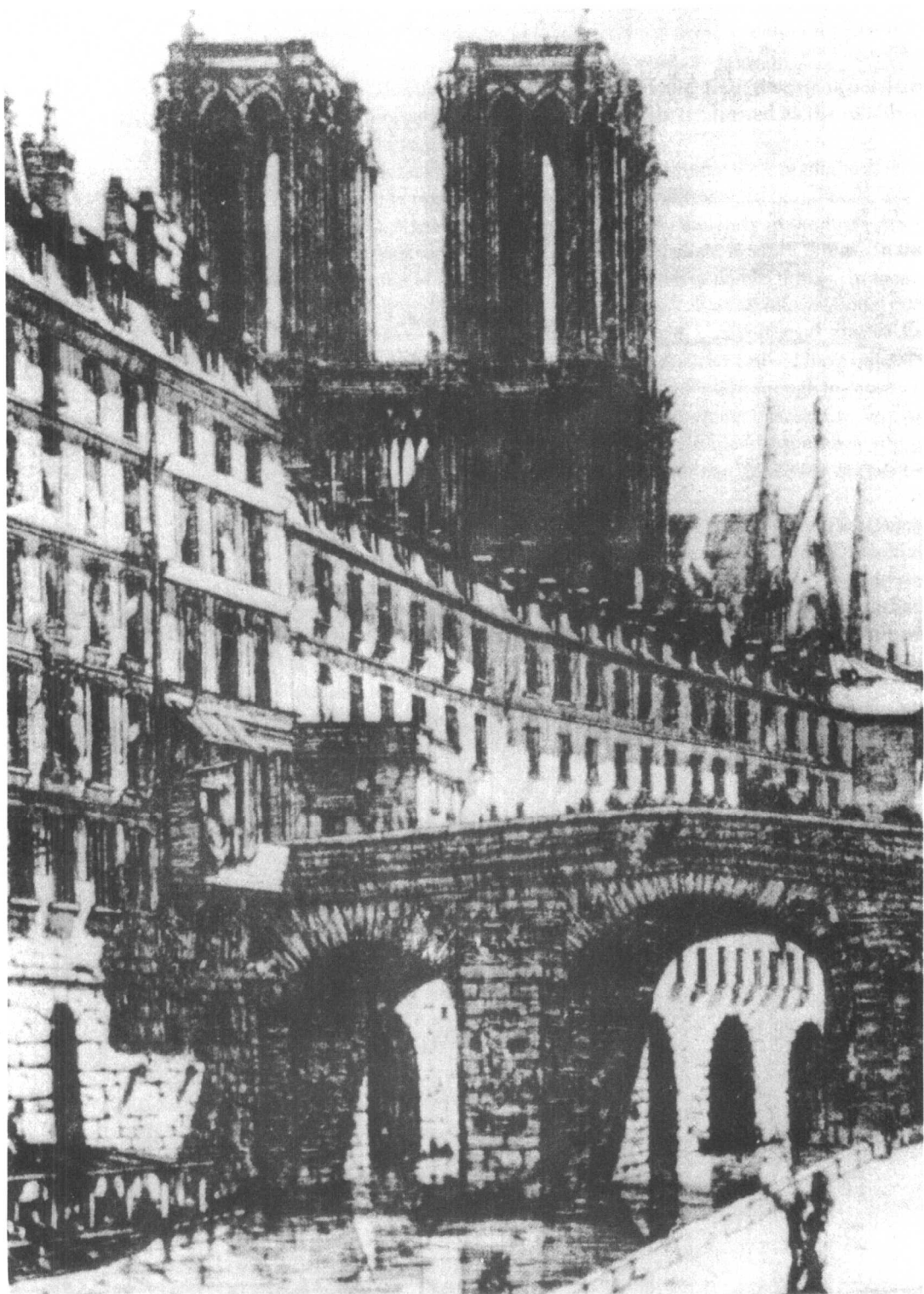
调查，我尝试做了两件事：那些我认为在文学和信息上都有帮助的原作（例如皮雷纳（Pirenne）对中世纪城市的分析，或是恩格斯对曼彻斯特市在早期工业时代的描述），我广泛地进行了引用，目的在于引起读者的关注，从而进一步阅读本书。另外，在印刷方面，我想法更好地进行了具体说明，在平装书的编辑上做得更到位。这样，我相信个人和学院能更容易了解和查阅这些参考文献。

因为此书代表了我40年来对于城市形态的思考、教学与写作成果的总结，我在此书中也引用了自己过去的作品。我并非认为自己的文字更精确、概括，关键在于，直到目前人们对于城市形态的研究不多。因此，我的著作便成了不仅带有原创性，而且带唯一性的文字作品的例子之一。

目 录

引言	vi
初版引言	ix
1 导言：城市形态	3
2 诸神的关注：古典城市	39
3 封建主义的瓦解和自由的曙光	75
4 自由主义的表现：中世纪城市的面貌	107
5 普通人的城镇：中世纪晚期的巴斯泰德	161
6 王子的都城和商人的城镇	195
7 经济的改革和城市的进化：工业时代的城市形态	263
8 现代世界中的城市形态：复杂城市的出现，1845 ~ 1945 年	339
9 1945 年之后的城市形态：综合型城市的崛起	423
英汉词汇对照	483

延伸的城市



导 言

城市形态



图片：巴黎：中世纪城市的核心
来源：华盛顿特区法国大使馆

城市是文化与地理最杰出的作品，是各种力量综合运用产物。没有一本书能把形成城市的所有因素都说清楚。我关心的是城市的物质形式与结构，即它的形态。我将城市形态扩大到不仅包括形式与结构，而且包括这种形式结构的物质表达，偶然或是不断实践形成的都市行为的物质成分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互为影响的系统。

温斯顿·丘吉尔声称，我们塑造了我们的房子，然后它们又塑造了我们。我没有将此观点理解成刻板、简单的环境决定论，反而认为房子塑造我们的程度的确比大多数社会学家、规范的经济社会地理学家所认同要更深。很大程度上，近几十年来，地理学家们似乎丢弃了刻板的环境决定论，对经济和社会进程中的行为的理解成了占主导的研究方向。长期只追求获得城市进程的某种模式，引起了一些用现代均衡论来解释大量难以理解的事实的做法，这一趋势变得日益严重，以至于研究城市形态、记述物质进程的方法几乎被遗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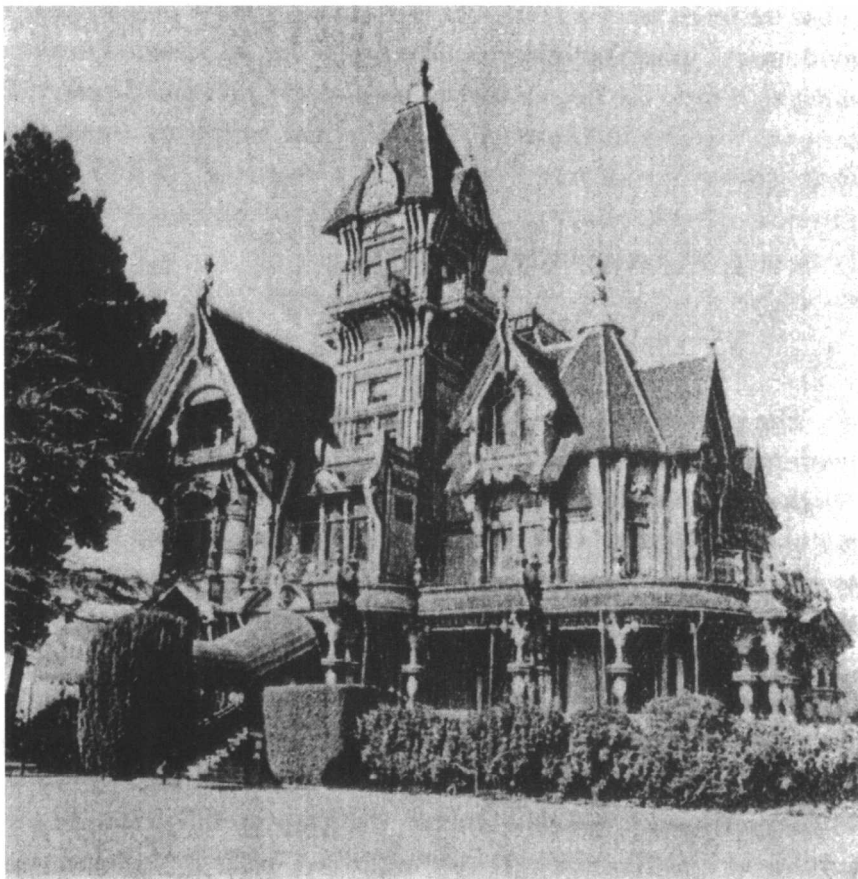
我的目的是在一味相信物质决定学说与一味相信模式化过程的标准地理学说之间开辟出一个强有力的课题。此书旨在研究城市形态的原形与进化，填补学术领域的空白。它将城市形态各种事实组织起来，展现了城市发展历史及其形态进化与其他标准过程的交互作用。

本书涵盖了从古希腊到现代这么长跨度的历史，因此书中采用的那些收集到的数据是不成系统的，这些数据甚至是通过未经探究的程序得来的。形态学地理不是一次实践，形态学程序也不存在一个规范基准。一个独著作者，虽然集中精力去努力，却没有办法弥补过去的一切疏忽。充其量他只能期望率先介入一个新的领域，以免任何对将来而言的历史时期被遗失。

学习和讲授城市类型

人类的死亡率与城市的灭亡率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必须区分人类向下一代传授知识的方式与他们在城市生活中传授经验和成就事业的方式。纵览人类历史，在欧洲人到新大陆定居之前，似乎绝大多数人的想法会随着人的死亡而消失。虽然他们生活在文化环境里，但大多数人却没有文化。在任何情况下，可得的手稿少得可怜。事实上，那些历史时期人们记载下来的东西被丢失的可能性很高。举个特别贴切的例子，我们只留有一本罗马原著，内容涉及对罗马伟大城市建筑的详细思考、罗马帝国的设施和文化中心概念的构思与设计。我们必须依赖奥古斯都时期《建筑十书》的作者维特鲁威，从他的著作里我们获得了这个最重要的都市时代的文字记载——这些来自于碑文、为数不多的文字记载在时间的侵蚀中幸存下来。但是，我们必须提及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在罗马的纪念柱，作为另一个描述大桥建筑和其他建筑活动的“成文”记载。即使如此，我们的记

载仍然不足。但是我们对罗马的了解，远比对罗马近代建筑的了解要多。我们怎么能从一个毫无记载的对象那儿获得如此多的信息呢？我们了解罗马和它的城市是因为我们从那个时代的建筑遗留中进行了观察、分析。



加利福尼亚州尤利卡的 William Carson 住宅，美国最伟大的住宅之一，一定对住在其中的家庭造成了某种影响。

如果我们顺其自然的话，对城市进行研究的时候，这些城市的不朽的意味着对我们的恩赐。但如果古代城市的遗迹仅被看成是艺术品，那么这些遗迹就是与审美有关的事物。古希腊的巨爵（古代希腊、罗马用以混合葡萄酒和水的调酒器）当然是艺术品，但它们同时是启示日常生活的器物。然而，生活却总像是在沃尔特·米提（Walter Mitty）在对它的领悟中创作出的讽刺画。我们从诸如 Ostia Antica 城镇那种庞大的公寓建筑中可以直接获取未经转述或人为删选的信息。

多数记载是不完整的（仅有少量是完整的），所以我们必须通过逻辑推断和扩充形成某种系统，以此来弥补空缺。我们不仅必须依赖于正常教学以外的系统、从保存下来的都市形态中解读都市活动，我们还必须认准这样的教条，那就是，只有通过人类社会活动的研究才能理解城市。我们的物质作品远比我们的社会和经济进步要持久，所以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研究方式：对历史上的物质文化遗产的分析要与对同时期社会活动的研究一样多。

等级和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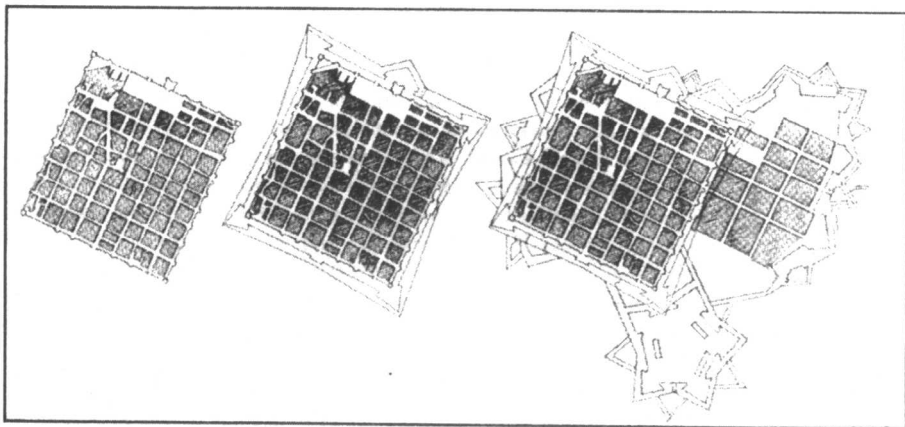
一般而言，学术界特别希望从物质遗产上做研究，而不是进行文字记载，这条准则说明有形资产一定是“极品艺术”、“巨著”或者至少是“有教育性的”而非“地方性的”作品。民间遗留下的破烂图纸也许成为历史学家给予奖赏的理由。虽然这些图纸很少是一个世纪前的，但它们所描绘的建筑与房屋却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它们属于民主的社会。学术精英们对于历史的偏见，尤其是对于历史建筑的偏见，意味着对于住宅、日常生活的研究不够重视，对于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缺乏认真考虑，但是有时却对显赫人物的家庭生活进行大量的毫无意义的观察研究。我们发现，对欧洲城市的研究并没有告诉我们大多数欧洲人是怎么生活的，也没有任何社会与政治的内容来说明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的社会历史背景。

此书的目的并不庸俗，它剔去了刻意的描绘与咬文嚼字，但我们必须记住，正如黄金是不寻常的元素那样，即使在中世纪，在宫殿或是修道院的生活也是不寻常的职业。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最初城市生命力的存在主要源自于生产和贸易。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人类城市生活的美丽、文明与进步多半来自于商人和手工名匠越来越鼓的钱包。很简单的一个事实，更多的大教堂的建造经费来自于城市每天的收入，而非皇室赞助。即使我们寻求的是对高雅艺术、建筑以及当时文化的理解，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产生这些东西的整个社会系统。

形态的更替

研究过程中有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如何去把握一个延续的力量，并进行观察、分析？一开始，我们不得不从非常贫乏粗略的现象开始研究，得出一个基本的过程关系的陈述，并希望能有更多的信息来精炼该陈述。我们必须把物理科学与都市形态研究进行对比。在物理科学中，相当一小部分绝对或近乎绝对的财产可以用来解释物理和化学现象。这不适用于人类社会。因为人类系统远比物理科

学更具历史联系性。文化是一种有条件的均衡论，甚至是一种周期性的混乱，因此，不同的人类系统在不同的时期发挥作用。我们应该看到，罗马人建造他们城市的原因以及他们建造城市的方式与我们的祖先在内战时期建造城市的原因以及我们建造复杂生活区有根本区别。人类在不同的时代重新制定社会和经济的行为法则，而自然界却并非如此。



这些图表展示了从马罗时代开始的 Turino 的发展，清楚地说明了形态进程的复杂性（这些图选自 Steen Eiler Rasmussen 的《城市 and 建筑》）。

但是城市行为中，有无任何永久的真实呢？当然，人类某些生物和心理特质包括：人体尺度某些程度上规定了住房的大小；即使我们必须猫身进入一个罗马人的房子，我们至少不必爬着进去。人们关注生理和心理条件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两方面支撑着城市永久的真实，即物化形态。由于以下几种原因，这种形态得以稳固：第一个原因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物质财产基本上是不变的；石头在遭遇不幸的、不寻常的破坏时，是稳定的存在物。从伯里克利（Pericles）（公元前 429 年去世）时期到格兰特（Grant）总统（1885 年去世）时代，建造城市的原材料几乎没有变化。因此，近世纪城市的原生质比起之前的都市历史而言，它的改变要频繁得多。城市的形式，即形态，比起人类社会的变化而言改变得较为缓慢，因为它不像人类那样通过有机体来定义生命的差别，也不具有世代生育的传承性。虽然在北美，17 世纪的建筑所剩无几，即使在“老世界”地区也非常少，但他们的消亡却很缓慢，覆盖的新建筑在材质和设计上一般都是沿袭了以前的建筑，足够让建筑的形态的基本要素永存。今天，虽然宗教和性道德较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改变了许多，但房屋的区域结构与那时的形式却很接近。

城市的结构和形式在可感知的程度上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瞬间的环境赋予的。长期来看，虽然存在变化，但他们具有历史传承性，而不是典型的时代突

变，调整的过程是一种“进化”，而非“革命”。因此，人类文化在城市形态中是一股保守力量。政治和经济体制可以改变，但这种快速的转变并没有自然地使城市被重新建造。这样的见解在东欧得以验证。在东欧，人类社会体制从1945年开始，快速转变。但是，当地的居民对于20世纪30年代那种前社会主义的索非亚、华沙、布达佩斯、布拉格仍然感到熟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教育、社会组织以及反宗教神学虽然已经被实践，但是，就像我在其他著作中所注明的那样，并不存在一个界线分明的马克思主义土地，只存在一个奇特的逆转，重返到了现代芝加哥初期极端资本主义时期的建筑色彩。¹

时代顺序

由于要从不同的时期来陈述都市历史，我们将此书所涉及到的时间分为三个基本的时代——古代、中世纪、现代。这三个时代中穿插着相应的文化、形态的变迁。我们可以从最早都市雏形的浮现开始。假设人类的起源是进化来的，而非瞬间发生的，我们面临的学术问题是要解释一个完整的人类社会体制和实践全过程。人类物种是如何以特殊的社会方式存在的，人类又是如何从看起来流离、分散的居住方式转变到固定的都市生活的？由于该问题显然属于文化理论中所讨论的一个问题，所以把它留给其他书去说明。在一本具广泛的人类学、地理学内容，集中讨论城市起源的著作中，我们应把具体的论据和学术解释留给涉及这部分的内容。首先，都市的历史从起源之时到现在是本质上延续的，其次，我们所处的这个西方文化环境，也是广义的地理环境。

希腊城市形态中存在任何值得考虑的、可用以说明西方城市形态的有形论据，因为这些东西从公元前10世纪就开始发展。但是随着居民的增加，希腊城市形态在近150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变迁。希腊和罗马的城镇有一些基本的区别，但是在西部的野蛮人入侵之前，古代的这些城镇却有根本的一致性。这些使得我们把它们联系起来做学术研究。并非所有的边界都是清楚明晰的。在罗马帝国的东界，古代时期的结束是磨磨蹭蹭的，只有当土耳其人在1453年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之后，我们才可以全面公正地称呼它为已逝的古代时期。那之后，西方经历了后继的中世纪时期。从时髦的象征意义上，我们可以把1453年作为现代时期开始的标志。在这一年，法国人最后将英语从法语区撵了出去。在夏奈尔群岛和加来，由于好奇，英语留存的时间略长了一些。这种变化刺激了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政策以商业本位主义为核心，这直接导致了工业时代的到来，并延

1 James E. Vance, Jr., "Land Assignment in the Precapitalist, Capitalist, and Postcapitalist City," *Economic Geography* 47 (1971): 101-120.

续至今。

在西方，古典城市的衰退在形态上很明显，在时间跨度上不长。在几百年的时间内，进化的方向逆转了，罗马体制先是被瓦解，后又被替代。在某次重大决定中，决定了从古罗马借鉴形态，随后，全球教堂的中心就定位在了罗马，而非耶路撒冷。在西方，不存在持续不断的都市生活实践和都市化进程。因此，“暗黑时代”意味着都市转型时那段惊天动地的时期。公元10世纪末，西方城市又开始兴旺发展。这与罗马的那些被占城市形态的发展目的与社会结构全然不同。取而代之的城市发展形态与罗马的城市形态不同，就像二氧化硅与从石化原木中的碳不同一样：统治和颂扬是罗马生活的主旋律，然而贸易和手工业才是中世纪城市的真正生活。但是城市仍在继续发展，中世纪城市物理结构的很多公共部分很大程度上直接借鉴了罗马的样式，基督教巴西利卡（长方形教堂）就是一个例子。中世纪是都市化至关重要的时期，它的重要和强大与古罗马参议院的地位一样。显然，中世纪都市的城建形态和结构很快就发展成了城市。最众所周知的是哥特式教堂，它的形式和功能在古代地中海人那里既会被认为是无用的又会被误解。在城镇规划中，我们要进行一次非凡的对比：过去，罗马的城市形态是服从于对神的信仰的，而今城市形态是服从于市民需要的。

中世纪末期的中断与功能性比较更具生物性。15世纪突如其来的瘟疫灾难使人们不得不在社会和经济已经发展的土地上再付出巨大努力。两个世纪以来，城市变成了回炉再冶炼的容器，它的耐久性被不断测试，当它完成再次冶炼后，变得更强健了。随着摩登时代的到来，国家代替了越来越弱的城市政治力量，乡村地带老弱病残和犹豫不决的难民此刻像洪水般地涌回城市。

城市的力量体现着利害关系。当国家作为中世纪权力城市的继承人在大部分西欧地区确立后，新的强化了了的君主政体刻意地使城市的权力地位被系统地削弱，乡村的地位被提高。政权显然集中到了那些特权阶层集中的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只有在像荷兰这样以城市为主导的国家，政府为了维持某种民主的平衡，避免乡村势力的恶性发展。因此，从中世纪到工业时代，城市发展的中断首先是由于生物方面的袭击，然后是因为经历了政治的变换，致使城市从前的权力丧失。只有当城市再次获得新的生机，比方说，国家实施了经济政策手段，城市才重新回到了权力角色的地位上来。在中世纪，城市的这种权力地位是随着经济和其他各种利益主要集中于城市而形成的。

城市在西方文明中是延续的都市传统的主要表现。从16世纪中叶开始到19世纪，城市在社会和经济体制中重新获得重要地位。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英国，在全面享受政治体制的环境下，城市重新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比较缓慢。也许最重要的是城市成了欧洲主宰世界的工具，成了第一个代表世界经济近似值的工具。世界的新大陆被欧洲移民所开拓，首先建起了贸易城镇，后来乡村又增加了居民，直到最后移民在南非定居下来，这些事实破坏了当地的本土文化